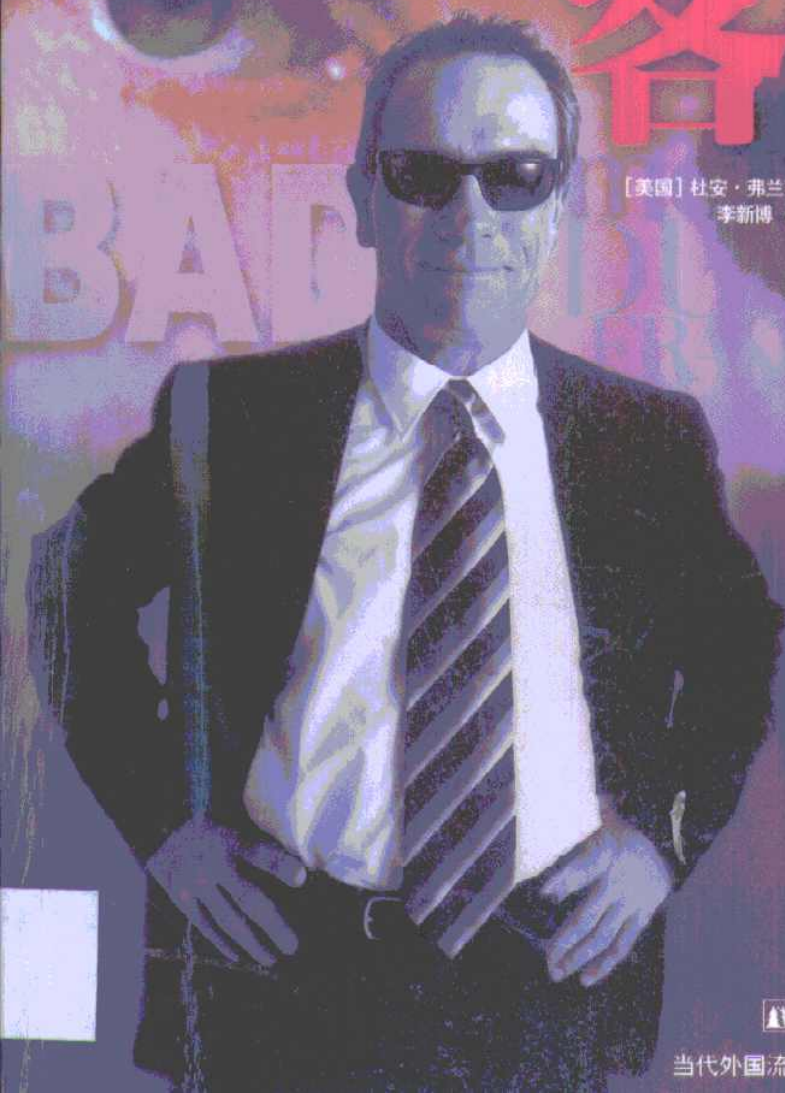


黑客

[美国] 杜安·弗兰克里特 著
李新博 赵丽娟 译



译林出版社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I712.45

F839

455



黑客

BAD MEMORY

[美国] 杜安·弗兰克里特 著 李新博 赵丽娟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客/(美)弗兰克里特(Franklet, D.)著;李新博,
赵丽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4 重印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Bad Memory
ISBN 7-80567-922-3

I. 黑… II. ①弗… ②李… ③赵… III. 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8165 号

Copyright © 1997 by Duane Franklet.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Aaron Priest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9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8-010号

书 名	黑客
作 者	[美国]杜安·弗兰克里特
译 者	李新博 赵丽娟
责任编辑	江上鸿
原文出版	Pocket Books, 1997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E - m a i 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扬中印刷厂(扬中市前进北路 22 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75
插 页	2
字 数	339 千
版 次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67-922-3/I·556
定 价	1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肖恩·泰勒开着他的“本田—雅阁”爬坡驶入高速公路，在车流中穿过三条车道，引得汽车喇叭响成一片，但他正听着一盘 R.E.M. 乐队^① 的磁带，音量很高。

一辆红色的小货车几乎是贴在他车后的保险杠上。肖恩点了一下刹车。撞呀，他想，混蛋。他等那车减了点速后，才换上五挡，加快速度。

车在这儿还能动，但他知道再往前肯定会看到挤成一堆的红色尾灯。俄克拉何马城^② 虽不比洛杉矶或纽约，但就在这儿你也得一听见下班铃响就赶紧出城。这么一想，肖恩更为光火——那会儿他不是争分抢秒地上路，却在跟老板争论，听他遮遮掩掩、没完没了地废话连篇，然后才总算是离开了办公桌，离开了那个鬼地方。

当时老板还说了这么一句：“别担心，我们会按一整天给你算工资的，请你把活干完，现在就干。”这真是个绝妙的玩笑，等到三点钟了才来炒他的鱿鱼。

当车爬上一段小坡时，前方果然是长长的车龙塞了一路。他赶紧回挡。当车停稳时，他真想把方向盘向左猛打，冲上路肩，再猛踩油门，疾驶而去。但他克制住了。

① 一个在八十年代风行一时的美国摇滚乐队。

② 美国俄克拉何马州首府。

反正他以后再也不用走这条路了。他的雇主盖瑞特和史蒂文斯已经把话挑明了。他们是搞货运的,总部设在俄克拉何马,共有三十人,在阿肯色和路易斯安那还有小分公司。

“你为什么不干下去呢?我们会付你一天的工钱的。”狗杂种。倒像是他们在额外关照似的。

事前并非毫无征兆。三周前当公司经理和老盖瑞特召他开会之后,他便知道情况不妙了。看来他安装新的电脑网络的进度令他们不满。拖拖拉拉的,他们说。尽出差错。当初他们雇他是冲着他手脚快,难不倒,他在面试时就是这么吹的,他们说。

见鬼,肖恩想。他现在想起这事来还直皱眉头。他们像是录了音似的,不停地倒带重放,让他一字不差地听听自己面试时说过的话。最后盖瑞特表态说:“年轻人,你还是好好改正缺点吧。我们要的是一个通力合作的人,不是一个脾气暴躁、我行我素的家伙。这项工作必须在三周内完成,也就是到七月十四号,星期五。”说完他派头十足地向肖恩摆了摆那干瘪的手。

肖恩咒骂着,右手使劲握住方向盘。这个老混蛋对电脑一窍不通,甚至从未碰过电脑。他根本不知道这工作是怎么回事儿,却在那里指手画脚的。

公司效率低下,缺乏活力,肖恩·泰勒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他们要求他每他妈的采购一次都得招标。要写说明书,要登广告,这些都得上几周的时间。接下来他还得承受来自同事的压力,他们似乎人人都有个什么叔叔在某家硬件或软件公司工作,都想趁此机会捞上一笔。

其实并不是什么大买卖。三十二台微机外加一两个网络文件服务器。要是他们肯为这点杂碎而像一群狗似的你争我抢,那就说明俄克拉何马城电脑组装者们的日子也太难过了。但肖恩知道他们的日子确实不好过。他自己就失业七个月了才找到这份工作,要是在五年前,他对这种工作根本就是不屑一顾的。

他把汽车喇叭足足按了三秒钟。刚好就在他的车前,有个蓝头发女人的“德胜”车^①抛锚了。长长的车流正从右边缓缓而过,然后猛地蹿到这辆故障车的前面去。

他可以感觉到,而不是听见,“德胜”的引擎在发动、熄火,发动、熄火。“把这堆臭狗屎弄走,”他喊道,但这喊声被他自己那音响中奔涌而出的音乐声淹没了。

肖恩砰地拍了一下身边的座椅。他正要使劲再拍,就见那“德胜”猛地一抖,喷出烟来。一小团刺鼻的烟云向后飘来,罩住了“雅阁”。肖恩竭力屏住呼吸。

车流向前移动了五十英尺后又停了下来。让肖恩沮丧的倒不是又丢了一份工作,而是又要去找一份工作。他上次求职用了差不多七个月的时间,查阅招聘广告,散发个人简历,尽量完美地回答种种冷不防打来的电话。而现在他又给炒了鱿鱼,再找工作就更难了。他当然不希望别人打电话给盖瑞特和史蒂文斯询问他的工作表现。

这就是人家给他发过的牌。尽是臭牌。看来在这个国家你得到的就是这满把的臭牌。你订购了一箱二十四块使你的机子上网的以太网卡,却发现其中有三块不能用。你叫电缆承包商来给插座连线,却足有三分之一的网络线路无法使用,非得你让承包商三番五次地派人来才行。每个人都把责任推给别人。

随之而来的全线崩溃注定了肖恩的命运。整机运到后却发现它们完全装错了。错误的软件,错误的存储器,错误型号的硬盘——整批定货完全无法使用。肖恩原以为自己从西姆科技公司订货档次特高,因为这是一家名牌公司,是世界上最可靠的计算机制造商。这些差错出得莫名其妙,而且出在他收到最后通牒之后。

^① “德胜”(Datsun)是日产汽车公司“尼桑”(Nissan)系列的一种车型,早已停产,所以现在仍在使用的“德胜”车一定已经十分破旧了,很容易出故障。

他试图做出解释,但管理层却是主意已定。

那天午饭后,盖瑞特板着脸出现在肖恩的办公室。“看来你根本就不能完成工作,”盖瑞特摇着头对他说。他用那对鱼鼓眼盯着肖恩,然后转身走了出去,另外叫了个心腹来宣布解雇通知。

肖恩猛地一惊,目光从手背挪向四周。本来他一直耷拉着脑袋直勾勾地盯着方向盘这边,突然车身着着实实地震了一下。他隐约意识到身后传来阵阵喇叭声,抬头一看,前面的路已是畅通无阻了。再瞧瞧后视镜,还是那辆红色小货车。原来那个狗娘养的撞了他的车!

肖恩加快速度,很快就又在那辆“德胜”车后面停了下来。他伸出手猛地打开工作箱。他父亲死后留给他一大批各色枪械,从此肖恩一直在工作箱里放着一枝小小的点三八。

“操你,”他说着竖起中指,在车镜前晃了晃。他发现这婆娘的车又抛锚了,这可把他惹火了。这个女人就不该上高速公路。她在这儿挡着他,而他的车又给一个开着小货车的蠢男人撞。

他双掌猛拍方向盘,吼叫着。得有人把她从路上弄开。他一把抓起点三八,踢开车门。

“把这破烂货弄走!”他叫喊着向前走到“德胜”旁边。那女人的车窗没有摇上,她扭头吃惊地看了他一眼。她的脸上满是皱纹,双唇似乎在对着他狂叫。

她说了些什么,但他听不见,因为声音——引擎声、喇叭声、音乐声、咒骂声——混成一片,在他耳边嗡嗡喧响。他抬起手开了一枪,击中那女人的头部,于是声音也停了。

四周一片死寂。这时一声缓缓的嘎吱声使他转过身去。那小货车的司机正要走出来,双脚已经着地,但看上去他这会儿正要缩回车里去。

肖恩朝小货车走近一步,开了两枪。第一颗子弹打在门上,第二颗把司机打倒在水泥地上。那人双手抬起,呼吸急促,暗红的血

渗透了胸前的衬衫。

现在是绝对安静,肖恩再也听不到一点儿声响了。他喜欢这样。他走到护栏边坐下。他没有听到扳机抠动的声音,满脑子胜利的喜悦,一边想着再也不用组装什么电脑了,一边抬起手,打飞了自己的后脑勺。

第 二 章

尽管西姆科技公司自称为园区,但它实际上堪称是一座小城市。这家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制造商年收入达二百亿,十年来它的资产不断增长。

白瑞·谢帕德虽然不是这座城市的市长,倒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市政委员。他是西姆公司的技术部经理,算得上是公司的三号人物。自从新上任的总监重组班子,向同行宣战,并决定扩大邮购业务以来,白瑞便一直在灭火般地四处救急。五年前他曾在营销部做过副经理,在营销部和生产部都干过之后,便被任命为经理。白瑞是高层领导中少有的能与众人和睦相处的人,他处事灵活,时而妥协,时而强硬。总监曾对他说过:如果有这么一个能搞直邮业务的人,那么此人非他莫属。

可瞧瞧眼下,他们成百上千件的发货不是搞错了配置,就是送错了地方。上周五就开始有电话打来,不过涓涓细流般的数量不多,所以没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星期一电话多了起来,等到了今天上午,大坝便决口了。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你的一个客户,姑且称之为希德·欧弗斯

特力特先生吧,他刚刚订购了一台立式的 StarPentium 奔腾机,内装 16 兆字节 RAM(随机存取存储器)和预装的 Windows、Excel 和 Word-Perfect 软件。订单准确无误,于七月十二日下午二点五十二分发给 JCJ,即琼·杰克逊。接下来的程序应该是将该订单交生产部,按单装机,然后依次装箱送上传送带。监视器、CPU、鼠标和用户手册——一共三箱,事先印好的地址签条已在箱边贴好。

这就是大概的作业程序,无懈可击,可是等亚利桑那州普雷斯科特的欧弗斯特力特先生打开货箱,取出他的新电脑一看,却根本不是立式奔腾机,而是一部台式的,而且里面装的是微软公司的 Word 软件。货不对板,甚至连边都沾不上,这不仅使西姆科技公司出丑,而且也把欧弗斯特力特先生气得发疯。

这事使欧弗斯特力特先生很后悔当初没有买台 AST 或 IBM 机,哪怕是 Macintosh 也好。现在出了这种事,欧弗斯特力特先生真想不通自己当初为何不省它两百块钱去街道货栈买一台报纸上登的那种×牌货,这样他至少可以冲出门外破口大骂。欧弗斯特力特先生拨西姆科技公司的 1—800Star 机技术支持号码^①,舔了舔嘴唇,准备大发一通牢骚,可话筒里传出的却是忙音,这真是火上浇油。他看着起居室地板上的那台西姆产品,真想踢它几脚。他万般无奈,只能拿包装箱里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块出气,手套也不戴就那么把它们掰碎,吓得两岁的小黄犬宙斯躲到咖啡桌下。后来欧弗斯特力特先生又把电话机上的重拨键连着按了整整十分钟,可根本就打不进去,一个上午都没拨通。此时此刻正有四千个像他这样的人,全都同他这般气得发疯,也拼命干着这一模一样的事儿呢。

临近中午时有一封信放在前台,是给技术部经理白瑞·谢帕德

① 1—800 是一种仅限于美国国内使用的对方付款商务电话台,使用时先拨该号码,接通后再拨对方的电话号码。

的。这封信先到了他的助理葛雯手上。葛雯拆开看了几行,倒吸一口凉气,立刻把它塞回信封,放到白瑞办公桌上显眼的地方,并贴上一张纸条:“楼下送上来的。”信的内容如下:

尊敬的谢帕德先生:

您可能一直在纳闷,搞不清近来从七月十三日到十五日的发货怎么老是出这么大的差错。我肯定此事已引起了阁下极大的关注,在此我很高兴自己能够告诉您祸从何来,并提供补救的办法,帮助您避免这类尴尬局面的再次出现。

鉴于阁下是最直接的受害人,我想最好是直接同您接洽。我相信您能够说服您的上司。我最近一次数过的错误发货是有4,011件,每件收费30美元,共计现金120,330美元,不过这只是一点小意思啦。如此公开出丑,致使信誉丧失,这种损失如何估量?我知道有二十七个客户已经全部撤单了。请相信,那二十七人仅仅只是个开头。

顺便说一句,您该查查您自己的订单系统。尊夫人会很恼火的。

够了。我肯定您甚至比我还清楚目前的损失。西姆科技公司必须拨款一百万美元,以使阁下不再为类似事件的再度发生而忧心忡忡。七月十九日星期三,也就是明天下午五点之前,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然后再谈付款的事。我将在那个时间与您联系,商谈细节。请勿迟疑,否则决不手软。倘若不信,需要我再演示一次,那么我的服务费将提高五倍。尽管此番演示十分精彩,但我们还是让它到此为止吧。

我无意引发一场捉鬼运动。我向您保证,我不是您

的雇员,也从未做过您的雇员。本次游戏的核心是你们的客户数据库,就是储存在你们称之为 Gandalf 电脑里的那一个。我们彼此之间已经很熟了嘛。Sybase^①是个奇妙的工具——我本人也会推荐使用它的——不过您把它搞得漏洞太多了,结果变成了可怕的玩意儿。说到这儿我想您会把 Gandalf 锁到保险库里去吧,不过我可有很多其它可靠的办法来挣我的服务费。正如我父亲一贯告戒的那样,如果你要去打石子战,那就最好揣上一兜子石头。谢帕德先生,我现在就有一兜石子,其中有一些很有趣,而且很难发现。我该补充一句,永远也发现不了。

我们做笔交易好吗?我听见迈克尔·戴尔大厦餐厅里开香槟酒的噗噗声了。我会再联系的。

信没有署名。白瑞·谢帕德看完信,往椅背上一靠。从头到尾再读一遍,前臂感到一阵刺痛。从昨天开始,技术部的一个小组一直在赶着排除这些发货错误,但他们的努力毫无收效。

他把信纸翻过来细细查看。标准激光打印机输出来的——它可以出自下面大堂的打印机,也可以在另一个半球打印出来。过去你能通过比较来确定打字机的牌子和型号,根据销售区域来缩小调查范围,最后根据某个异常之处——如畸形的字母 p——准确地追查到打信的机器,可现在已是时过境迁、此路不通了。

他又仔细查看信封,发现它也是激光打印机里出来的。邮票上显然是一个名叫萨拉·约翰逊的黑人妇女,没盖邮戳。为何贴邮票?莫非他们本想把这信投递?他把信封倒过来,辨认邮票边上的那行小号印刷字体:爵士舞编导,1931—1985。白瑞隐隐意识到

^① Sybase 是一家美国网络产品公司(中文译名赛贝斯公司),主要生产数据库产品。这里指的是该公司生产的一种数据库。

自己也许不该把这封信摸来摸去的，但此时他知道自己出于本能，丝毫没有碰过法医进行常规鉴定的那些地方。指纹和邮戳、歪斜的 p、窃听电话、追踪电话。这一切都不会有什么用的。

白瑞久久凝视着妻子克罗迪娅那张坐在他们位于休斯敦西城的后院游廊秋千上的照片。接下来他拨分机号找主管业务的常务副总经理吉姆·赛德勒和首席律师凯伦·威廉斯。

不到一个钟头，六个人便在行政主楼西姆公司三号楼的董事会会议室里会合了。财务总监迈克·斯巴考夫斯基正要登机去新加坡便被从机场召回；上任不到一年的总经理兼总监黛安·休斯是从电视会议上给拉过来的；还有保安—内务部经理克里斯·雅各布兹，他坐在会议桌尾，每开门进来一个人他都悄悄地看上一眼。

会议室豪华气派，是价格战之前装修的，避免了由此引发的包括从文员 RAM 的档次到公司 113 间洗手间用卫生纸的质量等等所有一切的全面下降。墙上悬挂着西姆公司已故创始人约翰·西姆兹的巨幅画像。

那封信已复印散发给了在座的每一个人，黛安·休斯等着大家读完信。斯巴考夫斯基最后一个看完，总算抬起头来说：“我看是业务部的人把事情弄糟了。”这话激怒了半数的与会者。

“你曾投票反对服务器搬迁，也不同意更换电缆。每次我们想在基础设施上花点钱或作点改进，你都像个婴儿似的又吵又闹。你想要投资回报，现在你看到结果了吧，”吉姆·赛德勒怒视着斯巴考夫斯基，逼得他把目光移开。人们曾普遍认为吉姆会当上总监，没想到事情突变，半路杀出个黛安·休斯来，不过他仍然是公认的公司日常业务负责人。外面传说西姆公司董事会考虑的是营销才能，他们需要一个电脑业里的李·艾科卡，而当时这是吉姆·赛德勒简历中最弱的一项。

“这事本来是能够避免的，”凯伦·威廉斯说，“也是本该避免的。”

迈克·斯巴考夫斯基哼了一声,俯身向前,把胳膊肘撑在桌面上。

“我看话说到这儿就行了,”黛安说道。她已经看够了,想把他们的谈话引入正题。“我想给这次讨论定个框框,我们只谈两件事。一、查清此事的原委并确保它不再发生;二、决定我们的答复和相应的行动方案。我建议大家不要互相指责,我可没有时间再容忍下去了。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们需要做出几项决定,而且必须立即做出这些决定。”

这就是黛安·休斯的风格,不仅过去在 P&G 宝洁公司,而且现在在西姆科技公司,她都因此而令人敬畏。面对问题,她紧追不放,而且善于分析,懂也好,不懂也罢(有人就说她有时候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她都是提纲挈领,抓住实质,这是尽人皆知的。这会儿她一边发言,一边在手下的标准拍纸簿上刷刷地写着一连串的要點。

“白瑞,你是昨天开始调查此事的,现在是什么状况?”

白瑞很不自在地挪了挪身子。对此事他本该早有觉察吗?他本可早作防范吗?“我们昨天上午开始收到有关发货错误的电话,虽然不是很多,但也不算少,所以我同黛安和吉姆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划出了三大块:销售人员用的订单登记系统、客户数据库系统以及最后的环节,发货排队组装系统。我即派三名系统分析员进行调查。他们对数据库进行了实时数据分析,一直苦干到昨天晚上,可没有找到肯定的答案。发现了一些程序编制上的小毛病,但根本没发现有什么会伪制那些搅乱的配置。”

克里斯·雅各布兹是个胸部又宽又厚的壮汉,浆洗过的衬衣穿在他身上绷得紧紧的,使他有时候看上去怪难受的,比如说这会儿,他就把身体往前一倾,皱起眉头:“什么性质的小毛病?”

“小故障,无关紧要。我让他们继续观察,但是今天上午我们招架不住了,损害已经难以控制。从早上八点到中午这段时间里

我们已经接到了一千二百个电话。这就是眼下的状况。”

“如果这封信句句属实，”黛安说，“那你就会再接到几千个电话，随后我们就会发现订购电话越来越少了。随时向我们通报这方面的变化。”

白瑞点点头，接着说：“我们大家现在在这里开碰头会，说明我们都认为这封信不是在开玩笑。我们要对付的这个人不仅仅只是使我们损失了一大笔钱，这个人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系统，我们的核心业务，会搞得我们连自己都弄不清公司的情况了。而且这个人可能做得到把事情搞得更糟。”他的目光扫向在座的人，发现他们很不情愿地表示赞同。

黛安抿着嘴草草记下一个要点。“接下来，”她说，“我们必须决定是否将此事局限在公司内部。我们要不要向外界求助，如果需要，找哪个机构？我们还必须确定此人是否真的像他所声称的那样能够用别的什么方式整我们。我们有没有把握凭自己的能力将他拒之门外？”她突然咧嘴一笑，看上去倒更像是在做鬼脸，“顺便说一句，我用的这个他只是一个通称，不表示性别。”

“现在请诸位发表意见，展开讨论。如果达成共识，则集体决定；如果意见不一，就由我来决断。凯伦，请你就第一个问题发言。此事是否由公司自行解决？”

凯伦·威廉斯是个冷美人，曾是 Bluebonnet 橄榄球季后赛的女神^①。她刚做律师的时候，此项殊荣曾使很多人低估了她在这方面的才能。她说：“如果你问的是决策的法律依据，其实我们并不是非得要这么做或那么做不可。但如果你问的是我的个人意见，那么我认为借助外力特别有益。单凭自己的力量来对付这类要

① 美国的一种特邀优秀球队举行的橄榄球比赛，赛前要竞选出一个美女作为本赛季的吉祥人物，这实际上是一种宣传手段。美国各地都有此类比赛，Bluebonnet 是其中某地比赛的名称。

挟,我们可是既无可靠的信息源,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什么,”迈克·斯巴考夫斯基说,“难道警察就有办法?或者是联邦调查局?”斯巴考夫斯基体格强壮,肌肉发达,说话时有个习惯,就是从不看着人。他现在就是这副模样,两眼直视前方,好像这样能使自己的意见更有分量似的,“我想起来就无法忍受,竟然让某个执法机关来这里呆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把我们的整个系统摸个透彻。休斯敦警察局?得了吧。”

“你是建议我们自己来处理此事?”黛安说。

“这我可吃不准。我是在想也许我们把钱给这家伙,他就会走人的。”

“但愿他走人。”吉姆·赛德勒哼了一声。

“事情可能会比一百万美元糟得多,吉姆。”斯巴考夫斯基说。

“是啊。这家伙可能下周又回来要一千万的。你这么容易就屈服了,谁敢说他会这么做?”

没有人再说一句话。

白瑞很高兴黛安事先制止了众人的互相指责,他们这会儿需要的不是这个。他看着桌尾的保安经理。克里斯·雅各布兹容易激动,白瑞已经看到他先前哇啦哇啦地乱发议论,所以尽量使自己的语气保持平和。“克里斯,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估计我们在明天之前能把他们赶出去吗?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们能不能在今天就把他们赶出去?”

“但愿我能讲清楚具体怎么做,”雅各布兹说。他摇着头,说话时语气仍然是那么自信,只是声音压低了一半,“我说,给我几个钟头和几百行程序代码就行了。说实在的,很难确定从何处下手。他们进入的显然是 Sybase 服务器,这意味着他们现在上了西姆公司十号楼的令牌环,可以从那里转移到其它地方的任何一个号码上。命令是从公司内部发出的呢,还是从外部的什么地方发出的?还有其它什么东西被更改了?他们可能进入了工资和会计系统,

可能进入了研制、开发、生产系统,可能进入了电子邮件,结果你只好仓促应战,关闭所有的系统,更换公司的每一个行政管理超级用户口令。可即便这样,是不是仍然有程序在工作,在等着万一我们不给钱的话就再来它一下子?”

这些可能性看来逐渐被在座的人想清楚了。

黛安扭了扭身子:“我们需要一个实际的程序破坏报告,真见鬼。对此我们别再作什么猜测了,想必你们是能够排除掉一些假设的。”

雅各布兹使劲搓着他的粗脖子。“我可以比别人排除得快一些。”最后他说道。

斯巴考夫斯基盯着墙壁叹了一口气:“如果这地方开始到处冒出一些弹簧和电线来,你们能想象出会发生什么事吗?你们认为市场对此会有什么反应?这里会像群狼似的聚来一帮分析员。”

“别的公司确实已经出过这种事情了,”凯伦·威廉斯说,“我们当然不会那么……无能,我想不出更好的字眼了,以至于在 Fortune500 机上成了最容易击中的目标。”

“的确出过这种事,”斯巴考夫斯基说,“而且他们秘而不宣。也许他们交钱私了了。我也建议这么办。”

黛安·休斯插话说:“我看迈克显然是赞同把这件事保密,这是出于名声上的考虑。另外一个着眼点是:如果我们考虑的是我们对股东们的责任,那么这一责任感就要求我们采取最为直接有效的应变手段,不管这会是何种手段。吉姆,看来你认为我们自己就能够控制住这件事。”

“我们可以照克里斯建议的去做,强制更换口令。必要时我们可以对所有网络进行全天二十四小时监控,留意是否有人企图登录。我们还可以重新走线,如果没别的法子,那就暂时直接埋在走廊下面好了。这些手段将会十分奏效,而且我们还能想出更多的办法来。我建议你由我、白瑞和克里斯组成一个应变小组。我宁

愿花上一百万美元的加班费,也不想给这家伙一个子儿。这样股票会有两点、五点、十点的下跌——反正我已见过它这种突发的走势了。它会出现反弹的。”

这番话倒使斯巴考夫斯基的身体从桌旁反弹了。这两个男人彼此之间差别太大了——一个是哈佛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一个是得克萨斯大学毕业的工程师——而且在会上发表的观点也迥然不同,结果他们两人很少能够在任何事情上达成共识。

黛安举起双拳。“现在是一票赞成给钱,一票反对,”她伸出两个食指,“凯伦你呢?”

“你要知道这可不是我的职责范围。我不懂技术,无法评价吉姆刚才提到的那些措施。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立即采取系统保护措施,而且奏效的把握也比较大的话,那么我当然会因此而反对给钱的。”

“白瑞你呢?”

“我不想给钱,我现在就可以向你这么明确表态。但是我们必须绝对清楚是谁在面临着威胁。周末有篇报道说,一个系统经理在俄克拉何马城的一条高速公路上开枪打死了两个人,不知诸位有人看过这篇报道没有?我们就曾给那家公司卖了三十几台机器,那就是首批错装货的一部分。谢天谢地,没有人想着把西姆公司同那摊子事联系起来,追究责任。”

“那个人是精神病患者,”斯巴考夫斯基说,“别瞎扯了。”

白瑞咬紧了牙关。在他第一次将西姆公司同那件枪杀案联系起来的时候,喉咙也是这样一阵发紧。对此事他本该早有觉察吗?他本可早作防范吗?那篇报道很短,而且排在第二十一版的窄缝里,但它描述了事情是如何发展到开枪杀人这一地步的。那人也在同一天开枪自杀了。他负责安装一个电脑系统,后来白瑞又在数据库上查到了他的雇主是盖瑞特和史蒂文斯,于是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担忧。